

我的忘年交艾明之先生

曹正文

艾明之先生于2017年6月29日去世,这位原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、著名剧作家享年92岁。

笔者是艾明之生前的忠实读者与忘年交,作为受邀嘉宾在会上作了发言。我在发言中回顾了他1979年8月12日写给我的信,还有他赠送的签名本《浮沉》与《火种》。

我在读初中时,就是艾明之作品的忠实读者,我在银幕上观看过两遍《护士日记》,记住了艾明之的名字,便去买了一本《浮沉》,后来又读了他的短篇小说《妻子》《群众丙》。总之,在我怀有文学梦的少年时代,艾明之是我当时最喜爱的当代作家之一。

在书上和银幕上认识艾明之,毕竟太遥远。1966年初夏,同班同学约我一起去上海电影厂看大字报,我同意了,我主要想去看少年时代的文学偶像艾明之。

走进上海电影制片厂,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,我找到了艾明之的名字,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,他成了大批判的对象。我把一张又一张大字报读完,年轻的心受到沉重的冲击。我担心艾明之先生会受不了,回到家里,赶紧写了一封信,信上写道:艾明之先生,您是我们喜爱的作家,请您正确对待“革命行动”,要坚强地活下去。信上署名是:一个喜爱您作品的初中生。我当晚去找邮筒,趁夜色苍茫,周围没有人影,赶紧把那封信投了进去。

6月5日上午十点,上海图书馆隆重举行了艾明之手稿文献捐赠仪式,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副馆长黄显功主持仪式。艾明之女儿黄晓蓓女士向上海图书馆副馆长、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馆长周德明捐赠了艾明之先生的手稿、照片、签名本和他生前获得的有关证书及名人信札200余件。



十年动乱结束后,我在报上见到了艾明之的名字,我又给他写了封信,不久收到了他的回信,艾明之先生这样写道:

读了你热情洋溢的信,很受感动,我过去在创作上并没有什么成绩,但许多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总是

给我以鼓励和鞭策。就在四害横行、人妖颠倒的日子里,我也还收到一些读者来信,鼓励我,关心我,这里面也有您的一份……

我收到艾明之先生的复信,非常激动。他在信上还说患了手颤的毛病,我赶紧向医生咨询,并又给他写



了信,后来又应邀去了艾明之吴兴路的新居。

坐在我眼前的艾明之先生,刚六十挂零。他清瘦,前额的头发有一点儿稀少,说话很沉稳,谈起往事慢条斯理而又滔滔不绝。

我当编辑后,成了艾明之家的常客,他为我写了《书之忆》等文章。艾明之在文中自述,他当年走上文学之路,正是在上海一家小面馆当童工时,一位顾客掉了一本书,一直没有来领,艾明之把这本书带回去阅读,是高尔基的一本小说集《二十六个女的一个男的》。是这本书让他开始向往文学之路。后来他的文学创作又受到叶以群的热情鼓励。1988年艾明之先生出版

了《火种》的第二卷《燃烧吧,上海》。

写中国资产阶级的小说,前有《子夜》,后有《上海的早晨》与《东风化雨》,但艾明之《火种》《燃烧吧,上海》第一次把主人公换成了工人阶级。

1988年艾明之携新著《燃烧吧,上海》为读者签名售书,我正好也有新书出版,与艾明之一起为读者签售。我当时心情十分激动,能与少年时代最崇敬的作家一起为读者签售,真的没想到。

艾明之作为文学前辈,非常关心年轻的作者,他和我好几次畅谈了他写小说的构思、人物塑造与选择典型的艺术处理方法,我受益很大。1988年,是他与北京著名作家刘绍棠介绍我加入了中国作协,眼睛一眨,30年已过去了。

艾明之先生的作品给少年时代的我很大震撼,尤其其他的《浮沉》描绘简素华的心理活动,对我后来的写作一直很有启迪。艾明之先生把他重要的作品于2005年结集出版了《艾明之文集》六卷,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艾明之一生留下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,他是上海电影界高质多产的能手,除了《护士日记》,他还创作了《幸福》《春催桃李》《青山恋》等电影作品。他今天留存的手稿、照片与其他珍贵文物,捐赠给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,让更多的读者认识艾明之作品的文学价值。



香江传奇,难逃生离死别

钟和

香港著名作家林燕妮 6月4日晚因肺癌于香港养和医院去世,终年75岁。林燕妮这一世,真是活得够本,只可惜大半生阅尽人间浮华,晚年却被病魔所困。

恶疾缠身,怨天尤人却并非林燕妮的本色,她只是在专栏中用文字记录下感受:“下世不想再做林燕妮,太辛苦了,想做一个傻傻的,有老公爱惜的女人。”

她这一生,不仅自己要对抗病魔,还要忍受亲人一个个因为病魔离世。林燕妮有三个弟妹,著名填词人林振强、林雁妮及林振刚,三弟妹同样因癌症先后离世。面对弟妹先后因患癌而离开这个世界,她曾用文字表达了内心,她说自己的性格坚毅,虽没有人知道自己过往的日子是以年计算,但她不会向人诉苦,亦实在无苦可诉,人到了无苦可诉的地步原来是很可怕。

原来哪怕是香江传奇,却也逃不过人世间的生死离别。

一见黄霑误终生?

当我们回顾林燕妮的一生,我们会发现有个绕不开的人,那就是黄霑。但若你以为,林燕妮一生是为黄霑而活,那可是大错特错,这个女子,一

生都仿佛是天之娇女。

林燕妮从小家境富裕,14岁入Ball场,为跳舞该穿香奈尔还是Dior晚装伤脑筋。18岁的时候,林燕妮在柏克莱大学读人类遗传学,早年练习芭蕾,颜值+挑战男性的智慧,在柏克莱大学风头一时无两,同学们说起她的评价都是:“Eunice当时真是校园里最漂亮的女生。”

从小就受万人追捧,塑造了林燕妮一生的个性张扬,敢爱敢恨。接受西式教育和生活的她,更习惯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,才不在意旁人的眼光。林燕妮21岁时与李小龙的哥哥李忠琛结婚,育有一子后离婚。

拿到学位回到香港,林燕妮便认识了当时已有妇之夫的黄霑。黄霑与林燕妮这一相逢,真的是胜却人间无数。

邂逅黄霑之后,两人成为广告界双骄,成为最佳拍档,于1976年合组黄与林广告公司。二人爱得也是轰轰烈烈,黄霑为了林燕妮,与怀着8个月身孕第一任太太华娃离婚,在人们的侧目中,两人毫不顾忌地和生活在一起。

1988年除夕夜,黄霑找来金庸证婚,当众跪下求婚,成为港岛一时佳话。当时还是男女朋友的倪震、李嘉欣更出现在镜头中。虽然爱得热烈,但贵为香江四大才子的黄霑并没有很多钱,一度住在林房子里,更曾为拍电影背负巨债。但林燕妮却毫不在意,自嘲“我爱上的都是穷男人”。要说大女主,这样才是吧。

然而纠缠了十四年,两人最终都未能走到最后。才子多情,在两人分手前,黄霑已经和最后一任妻子Winnie走到一起。后来林燕妮执意分手,黄霑站在第13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的舞台上,说要把那个最高荣誉大奖献给林燕妮,说她是自己的一生中最爱。但林却丝毫不为所动。

才子佳人的故事结束之后,1999年林燕妮到韩国寺院禅修,每天吃青菜白饭,扫地打坐八个半钟,她说自己参透了爱情:我想我的问题,不是我没感情,是我太重感情,变成了一种执着!

但林燕妮的人生只有一个黄霑吗?若把这句话说给黄霑听,只怕这位才子也要笑掉大牙。林燕妮早已拥有自己的广阔世界,写自己的专栏和小说,是香港公认的美才女,永远高调出没于香港名流圈。尤其她的上半生,简直是开了挂一般的人生。1974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《懒洋洋的下午》,一鸣惊人。1989年获得香港艺术家联盟最佳作家奖。她与黄合作开设广告公司,在广告界闯出名堂时还不到30岁。后来林燕妮顺利把公司易手,名利双收,3年后正式告别广告界,继续她的写作事业。

林燕妮说过,1980年代是她人生最光辉灿烂的时候。金庸曾经说过,林燕妮的小说是用香水写的,是用香水的,读者应当在书中闻到香气。所以林燕妮的文字,又有香稿之称。

就算林燕妮没有遇到过黄霑,一生也真的做到了发光发亮,但有了黄霑,便令这香江传奇的一生,更加熠熠生辉。

“下世不想再做林燕妮”

她2016年患上肺癌,曾接受化疗,因身体无法承受而停止,转以电疗医治,但仍不敌病魔。

一生风光出现于媒体镜头前面的她,最后的光年里身体衰弱需卧床休养,这自然不是她想要的生活。

这还不是她第一次和病魔搏斗。林燕妮于2005年时亲证甲状腺生良性瘤,有朋友指林燕妮这几年动过三四次手术,横贯下腹有条十几吋的伤口。